

書叢藝文立

著伽楞周

輕煙



輕 煙

周楞伽 著

立 羣 社 出 版

羣立文藝叢書之二

輕 烟

每冊實價二元
外埠酌加運費

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

著者 周 楞 伽

出版者 羣立出版社

總經理 五洲書報社

上海山東路三二二號
電話：九二四七六號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誰仇恨自己的兄弟，他就處在烟霧之中，在烟霧中奔走，不知道向何處去，因為烟霧迷了他的眼。

一

一九三〇年的春天，一個晴朗的早晨，在距離繁華的上海只隔着一條黃浦江的一個小鄉鎮的田野裏，有兩個青年緩步走着。

空氣是新鮮的，太陽迎着他們的面發射出美麗的光輝，籠罩在天空中的陰濕的霧全被驅散了，大地上佈滿了生機。樹木在萌茁着新的芽，小草在迎風跳躍。遠處的油菜花閃着黃光，紫雲英密密的在田裏站成了行列，大張着黑色的眼向人微笑。田塍上不時有挑着糞桶的農人經過，互相應和的唱着當地流行的山歌。

這一切使靠左邊走着的青年徐辰非常感動，他把含有深意的眼光注視在他身旁的同伴身上，帶着無限惋惜口氣的說道：

『懷霜，果然是誰都不能挽回你的決心，明天一定要離開這裡了嗎？』

靠右邊走着的青年李懷霜抬起頭來，他穿着一身不整潔的西裝，年齡只有二十幾歲光景，但臉上却刻滿了失望和幻滅的憂傷的痕跡。他有一對深湛的眼光，還有一副蒼白

的多疑的容貌。這時他望着那穿學生裝的徐辰，却用一種堅決的口吻說道：

『是的，我不能再在這里留下去了，這真是極愚蠢的生活的浪費！我還是青年，我需要活力。需要不斷的生的飛躍，我明天一定要到上海去。』

『然而你從前却會親自說過，一切工作都要從最下層做起，惟有在佔中國民衆中大多數的無智識的農人中間，散播着新智識的種子，這收成纔是偉大的。現在你所希望做的工作已快要有一半完成了，怎麼你又忽然撒手不幹，不願意再在這里留下去了呢？』

『不錯，我從前確曾這樣說過。不過這還是兩年前的事。兩年前，我是熱狂地做着到民間去的夢，把民間當成了地上的樂園，以爲不論什麼願望，只要一到民間就都可以圓滿地實現了。然而事實却不能像我理想那樣圓滿，我是已經到了民間，而且在民間居留了兩年，這兩年裏，我到底給了民間什麼好處呢？說也慚愧！我算是在這里教育着幾十個民間的孩子，而我自己的願望却沒有實現一分半分，甚至連我的身體都要靠民間供養。你想，我還敢在這里留下去嗎？』

說着這話的李懷霜，神經興奮到了極點。他回想到過去兩年裏的一切，怎樣從時代

的浪潮中退下來，怎樣懷着熱烈的希望走到民間，怎樣和他的朋友徐辰一同在這里辦着民間小學校。現在是兩年很快的過去了，希望好比一片遼遠的大海，海面上沒有一星帆影，他的眼能望到海的那邊，腳步却不能到達那里。這不能到達的事實形成了他深刻的缺憾，使他永遠抱着幻滅的苦悶。

但在旁邊走着的徐辰却並不對這話表示同情，他的思想和性格永遠是和他身旁的朋友衝突的。他不滿意他朋友那浮躁、那急進，他以爲一切都應照漸進主義的方式進行，這時便又發揮出他的主張來了。

『懷霜，我勸你，要性急，不論什麼事都應該慢慢的來，我很知道你的性格，也很佩服你這種性格。你想一下子便把你的願望完全實現，這怎麼會辦得到？改造一個文盲還需要幾年的教育工夫，何況是改造社會這樣大的事業，一兩年的時間只夠做基礎的工作罷了。你自己也許沒有留心，至少你的工作已經在實際上收了幾分效果了。你不見这里所有的農人都很尊敬你信仰你嗎？』

這些話並不能挽回李懷霜的決心，反使他的決心更堅定了些。他唾棄他朋友那漸進

主義，那希望從一鄉做起推而至於一國的夢想。他覺得縱使那希望能夠實現，他自己也一定已變成塚中枯骨了，這不是具有滿身活力的青年的他所能忍受的。他輕蔑地冷笑著，不十分注意去聽那些話。但那話的末後一句却像針似的刺到他心上，使他的心受傷般狂跳著，他忍不住說道：

『什麼，你以為這裏的農人能夠尊敬我信仰我，便是我的工作已有效果了嗎？不，你錯了，你的觀念根本是錯誤的。你要知道，這不過是形式上的尊敬和信仰而已，實際上他們還是他們，我還是我，他們和我中間永遠界着條鴻溝，我不能理解他們，他們也不能理解我。這界限似乎是很寬闊的，誰都不能跨越過去。不信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，你說他們對我都很尊敬，很信仰，但他們可能像對他們的父子兄弟一樣，把埋藏在他們心腹中的話，都對我吐露出來嗎？』

這問題不是徐辰所能回答出來的，他只好不做聲了。雖然他知道到達那一步也並非是完全的不可能，但靠着他眼前所做的工作，却決不會有什麼希望。他開始懷疑到他所做的工作了，這工作對於這里的人羣究竟有什麼益處呢？他為這想念苦悶着，有好久不

能把他自己從這苦悶裏拯拔出來。

暫時沉默着，兩人都不說話，只有那爲他們的腳底所踐踏的土地，不時發出微細的沙沙聲響。空氣依舊是那樣新鮮，太陽依舊是那樣光明，但在路上走着的那兩個人的心，是完全不同的。一個是熱烈地希望着早日轉換到新環境裏去，開始過新的生活，一個却苦悶地期待着從舊有的事業裏發展出新的生命。這樣過了一會，還是徐辰忍耐不住了，他首先打破了沉默，問道：

「懷霜，你這一趟到上海去，可還有着別的目的嗎？如若只是照着你朋友林芷蘅信上所說的話，到上海去也不過是從事於教育，那我勸你最好還是留在這里。雖然小學和中學是有着差別，但這差別也是很微細的，未必小學生所不能了解的你的理想，換了中學生就都會接受。」

「別的目的嗎？那也許是有的，不過這現在很難說。總之，我對於目前的生活已經深深地厭倦了！」李懷霜興奮地說，他的雙手插在褲袋裏，在那袋的一邊，有着三天前他的朋友林芷蘅從上海寫來的信。信裏還附着張上海某中學的聘書，聘請他担任二三年

級的英文教授。這信給他帶來了一個新的生命，也使他的心裏確立了一個新的主見。他渴望着轉換他的環境。他抬起頭來，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輝煌的太陽，而他是正迎着這輝煌的太陽走着。這使他暗暗的對前途抱着無限的樂觀。

聽着身旁的朋友對於未來的生活懷抱着那樣大的熱心，陷在生活和事業兩重苦悶裏的徐辰知道無法挽回的了，但他還想盡些最後的力量，因為他的希望有一大半寄託在這位朋友身上，如若這位朋友一走，那他的希望勢必落空，而他的事業的完成也永遠是渺茫無期了。他開始用感情的話語來打動他道：

「懷霜，我也知道你想走的心是很堅決的，但你難道就忍完全捨棄這里所有的一切嗎？那充滿了生趣的田園，那樸實的人物，還有那兩年來把你當自己的父親一樣敬愛着的幾十個小學生，這些至少總有一部分是值得你留戀的。」

這話使李懷霜微微的一震，他開始有些苦惱起來了。的確，他是很難捨棄這里所有的一切。兩年來生活的陶鎔，使他不自覺的熱愛着周圍的環境，尤其是那經自己辛苦培植起來的幾十個小學生，勢必因自己的一走而影響到他們的學業。這是他最覺得疚心

的，然而他也只有讓那疚心永遠繼續下去了。在他前面的那輝煌的太陽不斷的誘惑着他，而另一個新環境更遠遠的隔着黃浦江向他招手，他恨不得插翅飛到那所在去。他終於只淡淡的回答了徐辰一句：

『我不能讓我的活力始終消沉在這民間。』

『然而你也應該顧到我的妹妹，她所有的快樂是存在你身上的，你不想你一走將使她怎樣難過嗎？』徐辰又毫不放鬆的逼進一步說，話從他口裏出來時連他自己也覺得有些淒然，他是很愛他妹妹的，他不能不為他妹妹幸福的終結深刻地担心。

一個更大的苦惱襲擊到李懷霜心上，他惘然的低下了頭，他的腦海裏開始浮現出徐辰的妹妹若櫻的容貌。這女兒是具有很厲害的歇斯的里性質的，她的面上永遠顯着憂鬱的蒼白色，在她全部的生活裏，似乎只有他闖入後的兩年纔開始接觸到陽光和空氣，也只有在這兩年裏，她纔展放了她從未有過的笑靨，而那笑還是很難看的。從她平時的言語舉動裏，他知道她是非常愛着他，她差不多以他的存在為她生命的意義，好像她從前雖有過生活却不曾有過生命一般。而在他對於她，則毋寧說憐憫她的感情超過了她愛的

感情，有時因爲過分的憐憫她，他不禁發生了一個念頭，還是愛上她，在她的生活裏加上一些光與熱罷，但即刻他的理智便來矯正了他！連自己的前途還不知道有無着落，忍心再去害這可憐的女兒嗎？他終於只有把他的感情遏抑住了。他竭力避着她的面，即使見了面也竭力避免和她談話，雖然是知道這樣不免要使她傷心。但他總覺得僅僅給了她失望要比害了她終身好得多。這是照平時的情形面說的，只要他不離開這里，總還有一個希望繫着她的心，現在情勢却完全改變了，他不僅要離開這里，而且不知道將來有無機會再來，這舉動將給於她怎樣大的打擊。如若她不改變她的性格，僅這憂鬱就夠結束她的生命。他惘然的走着，覺得自己正處在兩難的境地。但想到自己若不走上新的路，則惟有永遠讓願望幻滅下去，於人類社會毫無有什麼裨益，他終於又鼓起了勇氣說：

「這只好請求她原諒了，好在將來我們有機會仍舊可以見面的。」

這時，他們的脚步已踏上了市街，徐辰發出了一聲輕微的歎息，他的眼前恍惚浮現出一幕景象，他所辦的學校因沒有人才支持而消滅了，學生風流雲散的各自回家去種

看牛，從此再沒有受教育的機會。這景象刺痛着他的心，使他不忍再設想下去。他轉過身來，用一種淒楚的差不多是帶了眼淚的聲音說：『回去吧！』

在歸途上，兩人都保持着沉默，不說一句話。這樣，一直到了校門前，校門前站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，那便是徐辰的妹妹徐若櫻，她看見了他們，便笑着奔近前來。在她神經質的蒼白的面上，閃耀着晚霞似的光輝。

然而徐辰的第一句話便像鐵錐一樣刺進了她的心。

『若櫻，李先生要到上海去了。』

這女兒的容色立刻變得憂鬱起來，她面上的光輝消失了，她又完全裸露出了她本來的性格。她遲疑地走到李懷霜身邊，抬起失望的眼珠來，看入了他的眼裏。

『李先生，真的嗎？我希望你不要去！』

這帶了全生命的哀呼的聲音，使李懷霜的心猛可裏一冷，彷彿落進了冰淵一樣。他是站在這女兒的面前，但他却不敢抬頭去看這女兒的臉，更不知道該對她說什麼話。他勉強想找一兩句話說出來安慰她，却無論怎樣想不出來。恰好就在這時候，上課的鈴聲

響了，他便搭訕着走進門裏去。

『這是在這裏聽最後一次的上課鈴了。』他輕輕的對自己說，心裏充滿了展望未來的新生活的愉快，同時又深刻地感到無法處置徐若櫻的苦悶。

二

晚上，李懷霜獨自在他自己的房裏，對着一隻暗澹的油燈，整理好了他簡單的行裝，便帶上了房門，走到外面那個大操坪上去。

這是個明亮的月夜，一輪團圓而又皎潔的明月高掛在天空，好像一個高逸的隱士冷眼旁觀着這污穢惡濁的世界，不斷發着譏諷的微笑一般。月的光輝是幽冷的，一種寂寞的空氣包圍着那廣大的操坪。這冷寂引起了李懷霜心頭異樣淒酸的感覺，自從他到這裏來，已經看過二十幾度月圓了。他愛太陽，但他也愛月亮，他覺得太陽能啓發他的活力，鼓動他前進的勇氣，而月亮却能揭開他靈魂深處的祕密，使他得以透視自己的人格並批判他自我。這影響到他內在生活的月亮，比較起來，他是比太陽還要愛好些，他希

望能有一個像月亮那樣光明的中國，許多人的心都團結在一起，沒有一個人爲利慾私願所蒙蔽。幾年來他不斷的改換生活環境，不斷的努力做一切工作，目的也無非是想使這希望早日實現。然而這希望是和事實距離得怎樣遠，人心上的穢濁，彷彿永遠不能洗滌一般。他每一度抬頭看這團圓的月亮，就愈覺這月亮高不可攀，這使他不僅爲中國爲人類的前途悲哀，並且更使他對自己生活力的消沉感到無限的惋惜。

現在，月亮在他眼前是又圓了一度了。這團圓的月亮依舊是顯得那樣高不可攀，他不禁懷疑起他即將開始的新生活來。到底這新生活能否使他的希望實現呢？如若仍只給了他一個失望，像他在這里兩年所過的生活一般，只能使他的活力消沉下去，那他又將取怎樣的應付對策？他惘然的抬起眼來，向前面瞻望。前面第二教室左側的一間小房裏，有一星微弱的燈光在紙窗上搖晃，他知道這就是徐若櫻的臥室。於是，那女兒的憂鬱的面貌又很快的跳躍進他的眼裏了，他的耳邊似乎還留着她早上對他說話的聲音：『李先生，我希望你不要去。』這生命的呼聲使他的心隱隱的作痛。他在操坪上來回的踱着，不知道該怎樣擺脫這一層無形的羈絆。他很想走進她臥室裏去，細細向她解釋他不

能不走的理由，並用正確的意識來改正她那種錯誤的憂鬱的人生觀。但即刻又覺得這想念是愚蠢的，顯現在他眼前的只有兩條路，不是下了大的決心離開她，便是向她表示接受她的愛，其他什麼安慰解釋的語語都沒有用，只能增加她的憂鬱和悲哀，因為她的性格生來就是那樣神經質，決不是任何言語所能挽回糾正的。他深深的懊悔從前不該到這裏來；留下一個不能磨滅的影子在那女兒心裏，早知道兩年前的熱心會變成現在這樣的結果，他也不到這所在來，徒留煩惱的痕跡了。不過現在事實已經成了事實，懊悔也不中用，爲了他的未來，他不能不歉仄地交還那女兒的熱愛和希望，殘酷地離開她身邊。他遙向那紙窗低低祝福了一聲，便依舊拖着他滯鈍的步履，回到他自己房裏去。

房裏的空氣是很陰慘的，油燈裏一星暈黃的火焰照得一切都半明半暗。這隻油燈伴着李懷霜已有兩年了，平時很能使他起親切之感，但今夜另一個大的憧憬在誘惑着他，他熱望趕快接近新的光明的未來，於是那陰慘的油燈在他眼裏便覺得可厭起來。他把燈芯旋亮了一些，看着這暗舊的房間和破敗的紙窗，一絲愉快的微笑在他面上浮現出來。

了。他輕輕說了聲：『再見吧！你一切消磨我生命的東西。』便疲倦地躺到床上去，閉上了眼皮。兩年前熱情的奔放的生活又在他眼前重現出來了，想到不久便可以再和這生活接近，他覺得全身都非常輕鬆舒適。

就在這時候，房門被輕輕的推開了。這聲息雖很輕微，却已使李懷霜從夢幻中驚醒。他睜開眼來，便瞧見顯現在門邊的一顆蒼白的憂鬱的臉。正是那使他感到無法擺脫的苦惱的徐若櫻。

這女兒的不意的出現，使李懷霜詫異得站了起來。他大張着驚愕的眼光向她看，不知道她深夜跑進他房來有什麼事。但徐若櫻却並不理會他的驚詫，彷彿這是一樁很平凡的應有的事一般，她很隨便的在床前一張方凳上坐下了，便激動地問道：

『李先生，你明天果然要走了嗎？』

又是這帶了全生命的哀呼的聲音，這聲音刺進李懷霜耳裏，使他心上彷彿受了辣辣的一鞭。他頹然的在床沿上坐下，幾乎不敢去看徐若櫻的臉的低聲答道：

『是的，我很覺得對不起你，只好請你原諒我這不得不走的苦衷了。』